

渔家傲

——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张寿武教授

本报通讯员 闻 果

7月12日下午，我如约来到位于中科院数学所院内的晨兴数学中心。这座崭新的七层大楼是专为举行数学高级别学术会议和进行高层次研究讨论而建的，银灰色的铝窗和黑色的墙面在绵绵阴雨中显得冷静而清醒。3点，我见到了正在这里主持短期讨论班的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张寿武先生。据悉，哥大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排名为世界第三，仅次于哈佛和剑桥。而张寿武本人在1998年德国举行的第23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被邀请做了45分钟分会报告，只有为数不多的数学家享有这一盛誉。

渔村里出来的数学家

记者问(以下略为问)：听说您少年时代生活在农村，请问这对您从事数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寿武答(以下略为张)：我1962年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乡村，因为家贫和身体不好，父亲主张不要念书，而且家里打渔拉网的人手正好还缺一个。母亲的想法相反，因为母亲的母亲的支持，我才能继续念书。初二以前的大部分时间我是一边放鸭一边自己四处找书读。当时乡下有知识青年，我就从他们那里找了许多数学书来读。在高中前我接受的教育都不能算是正规的。我喜欢音乐，但在农村没有机会学，应用性的学科就更谈不上，所以我不学习数学的背景可能和别人的不同。1978年科学的春天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少年时期农村环境的影响之一。

我上大学后发现时代无意中也已经学习了许多大学课程。所以1980年我考入中山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入数学系，1983年毕业后，赢得了许多时间。此外我喜欢自由的空间，喜欢无拘束的东西，大概和乡下开阔的自然空间有关，因此在数学上我遇到的问题不很细致，比较粗糙，我喜欢用强有力的东西推过去，像推土机推平山坡一样，不会一点点零敲碎打，总之，力求简洁。

问：那么您后来是怎样选择代数几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张：1986年我考入中科院数学所，成为王元院士的学生。他的一席话对我有很大影响。他谈到一个28岁的德国人Faltings做了一个漂亮的定理，而他那只有30页的论文当时中国数学界没有一个人可以看懂其中任何一段。这就是代数几何的东西。我当时对王元讲，我自己学这个，但我不能保证一定有成果，如果3年后没有成果您也要允许我毕业。于是，3年中我获

了一本好书，就是代数几何的经典著作Robin Hartshorne的《代数几何》，每看一段时间后就回过头去看那30页的论文，始终没看懂。3年后论文答辩，讲了半个小时，王元说，我们谁也听不懂你讲的，但看你学习很用功，准许你毕业。研究生毕业后经老师推荐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我有机会在普林斯顿见到了Faltings，但他的傲慢令我吃惊，半个小时的约见他听完我的陈述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后来我有机会跟随一位法国大师在法国学习了一年。那是我神仙般的日子，待遇极好，环境也十分优美。法国导师以前给我的题目也开始有了起色。其实那题目很简单，但绝对需要一个极妙的方式。这一年也使我对数学的有些分支有了新的认识。我把我的问题推导出微分几何中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当时周围没有人相信我。回到美国，我给微分几何权威师成稿写了封信。

他回信说这个问题正好是田刚的毕业论文。田刚寄来他的论文后，我做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于1991年在世界最权威的数学杂志Annals Math上发表。Faltings在文章的推荐信上说，这是11年来全世界数论界最好的博士论文。于是，我找工作就很容易。我先在普林斯顿做了五年助理教授，其中一年在高等研究院和Faltings一起工作，合作写书。1996年重回哥大，被聘为终身教授。

做一件值得做的事

问：您1991年发表的文章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么在此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文章，您有没有觉得沉不住气？据我所有过一个学数学的人四年不出文章就有人遗忘的危险。

张：没有什么沉不住气的，我要做数学根本不是为发表文章，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要做我觉得